

沈伯俊三国书系

沈伯俊论三国（上卷）

沈伯俊——著

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

· 成都 ·

序

大凡为别人著作作序，最常见者为对该著作思想性、科学性、学术价值做总的评价。我为伯俊先生此书作序则是例外。一则当我为此书作序时，伯俊先生已经作古。俗话说“盖棺论定”，此时应当借此序对作者从人品到学问做一比较全面中肯的评价。二则因为伯俊先生生前把我引为知己。我和伯俊先生相识十八年，记得有一次，他当着我的面对他的学生说，有一个成语你们应当知道，“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”，在解释完成语意思后，又补充说：“我和满仓的关系，就属于倾盖如故。”作为知己，我想为此书作序的内容，既应该评价本书，也应该评价作者本人。

我想用五个字评价本书及作者：诚、真、恒、才、勤。伯俊书房自命名为“诚恒斋”，因此，“诚”“恒”是我对伯俊先生自我评价的认可，后三个字是我对其人品学问的补充。

伯俊先生之诚，首先是待人之诚。2000年的一次三国学术会上，我与伯俊先生第一次见面。当时他将其大作《三国漫话》送给我，出于初见的礼貌，我除了表示感谢之外，还表示希望经常互相进行学术上的切磋交流。他当即表示赞同，并风趣地说：“常联系，多交流，我可是认真的哟！”果然，从此以后我们之间的联系就通过电子邮件、互赠书籍、共同出席学术会议、一起参加学术活动、同时接受电视采访、赋诗唱和等多种形式进行着，并且越来越密切。伯俊先生去世后，他的朋友、学生纷纷撰文回忆和悼念。其中他的日本学生伊藤晋太郎这样写道：

在成都时，我每周到沈老师家请教一次。老师儿子跟我同岁，所以老师将我看为家人，甚至视为第二个“儿子”。有时也觉得他太担心我。一天，我们一起骑车去市中心，他对我说了好几次“看前面！”我们在一起时，他往往问我：“有没有什么困难？”冬天，他常常提醒我多穿衣服。

上述两件小事，足以反映出伯俊先生待人之诚。

在汉语词汇中，真与诚如影随形。伯俊先生待人之诚，也是其“真”的一面。除此之外，我要着重说的是他在学术上对“真”的追求。例如在诸葛亮研究方面，曾出现过这样的现象：有些人并未经过认真研究，便对重大问题轻下断语；有些人缺乏对古人的“同情之理解”，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，随意抛出种种似是而非的观点；有些人为了“吸引眼球”，为了耸人听闻，不惜曲解史实，厚诬前贤。轻下断语者如对“三顾茅庐”史实的看法，有人说，“三顾茅庐”的逻辑结论“实在令人难以接受”，因为诸葛亮是一定要出山的，而刘备则是他最愿意选择的明主；与刘备相比，诸葛亮的选择余地更小，甚至别无选择。因此，他不可能在隆中坐等“三顾”。也有人利用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的一条材料，证明诸葛亮拜访刘备在先，刘备三顾茅庐在后。还有人说：“论治国，诸葛亮绝对一流；论军事，诸葛亮绝对不是一流。”厚诬前贤者如“借刀杀人”论，把荆州的丢失、关羽麦城身亡，归咎为“诸葛亮借刀杀关羽”，说什么关羽、诸葛亮之间不仅有争夺权力的暗斗，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蜀汉争夺天下的政治与外交主张截然不同。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，成为其一以贯之、至死不渝的外交政策。但关羽却丝毫不能理解诸葛亮的良苦用心，在联吴抗魏的大政方针上处处与诸葛亮作对。由此足见，关羽的所作所为完全破坏了诸葛亮《隆中对》的战略，于是诸葛亮便假借吴人之手，除掉关羽。这些说法，或出于现身高价出场费商业活动的“明星学者”，或出于在媒体上风靡一时的“专家学者”。对这些不严肃、不真实、不科学的观点，伯俊先生在《为诸葛亮析疑辩诬》一文中据理力争，据实辩驳，表现出严肃学者的学术良心和追求真实的态度。

为求历史真实，伯俊先生不惧向知名大导演的作品发出质疑。2008年，吴宇森导演的电影《赤壁》上映之后，赞美声此起彼伏，吴宇森自己也称，这是一部具有“世界水平的电影”，是根据史书《三国志》改编的，是一部纠正《三国演义》对历史人物的“歪曲”，恢复其本来面目的历史正剧。电影宣传海报也以“英雄重聚，史诗归来”相标榜。对此，伯俊先生撰写了《三问电影〈赤壁〉》一文，指出：“一部真正优秀的电影，一部希望‘具有世界水平的电影’，绝非仅仅是一种视觉享受；它必须具备丰厚的文化内涵、深刻的人文精神、强大的心灵震撼力。”而电影《赤

壁》远没有达到这种境界。文中伯俊先生用了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，指出电影《赤壁》与其说是根据史书《三国志》改编，倒不如说是以《三国演义》为基础的故事新编；由于吴宇森对汉末三国历史的理解比较肤浅，又过多地受制于商业利益，在实际的拍摄过程中，他常常偏离自己的初衷，使整部电影未能成为具有足够思想深度的历史正剧，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一部主题模糊、意识平庸的娱乐传奇。“诗史”没有归来，却成为一道票房收入可观、投资方喜笑颜开的商业盛宴。这些评论，毫无疑问揭示了所评对象最真实的一面。

关于伯俊先生之“恒”。刊载于《廉政周刊》上一篇介绍文章中，有一句话说伯俊先生“这辈子就献给《三国》了”，非常形象生动地体现了“恒”字。从1981年进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，伯俊先生就与三国研究结下不解之缘，整整37年，始终在这片学术土地上耕耘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有人做了这样的统计，伯俊先生一生，出版与三国研究有关的著作20余部，学术论文、随笔、札记、鉴赏文章300余篇。其中最具特色、最富创新意义、最有生命力的，是以《校理本三国演义》为代表的几种《三国》整理本，这些整理本，被学界同行称为“沈本《三国》”。这些成就的取得，绝非一朝一夕之功，是伯俊先生持之以恒不懈研究所取得的成果，是伯俊先生毕生心血的结晶。

伯俊先生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。他校古本自成一家，编词典详而周密，论要旨入木三分，评人物鞭辟入里，吟古诗中规中矩，赋新词热情奔放，赏文艺见解独到，吹笛箫婉转动听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充溢着一股才气。

一篇缅怀伯俊先生的文章，是这样描述他的勤奋的：“靠在书房的椅子上睡了三个小时，醒来时凌晨一点”“梦醒时分，又该回到《三国演义》的世界里了”。这就是说，白天忙一天，晚上十点睡觉，凌晨一点又醒来工作。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描述。因为在诸葛亮研究中心揭牌仪式的前一天，我作为被聘请的学术委员来到成都，看到他为第二天的仪式一直忙碌到很晚。第二天见到我，告诉我昨天熬了一个通宵，以完成计划中白天来不及做的任务。这种情况在我们多次学术活动相遇时发生，因此，我觉得这是伯俊先生工作的常态。我也常常劝他注意身体，不要熬夜，

他总是说：“习惯了。”

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《沈伯俊论三国》，是一部对三国的历史文化从各个层面进行探讨的著作，有对《三国演义》诸多疑点进行考辨的，有评价《三国演义》思想艺术的，有对《三国演义》人物形象进行分析的，有对《三国演义》研究状况进行综述的。我相信，读者从中不仅能受到思想的启迪，汲取知识的养分，也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学识、才华和品质。

梁满仓

2018年9月25日于北京南城寓所

目 录

源流探析/ 001

《三国志》与《三国演义》关系三论·····	002
世纪课题：关于《三国演义》的成书年代·····	016
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·····	025
《隋唐志传》非罗贯中所作·····	034
《残唐五代史演义传》亦非罗贯中作品·····	043
《三国志宗僚》考辨·····	049
论嘉靖壬午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·····	055
《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》考论·····	065
论毛本《三国演义》·····	076
重新校理《三国演义》的几个问题·····	087
再谈重新校理《三国演义》的几个问题·····	098

思想艺术/ 115

向往国家统一，歌颂“忠义”英雄 ——论《三国演义》的主题·····	117
《三国演义》思想内涵新论·····	129
《三国演义》与政治智慧·····	140

《三国演义》与人生智慧·····	152
现实精神·浪漫情调·传奇色彩	
——论《三国演义》的创作方法·····	164
《三国演义》与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比较·····	176
国士情怀与好汉气概	
——《三国》《水浒》比较研究之一·····	187

研究综述/ 197

新的进展 新的突破

——新时期《三国演义》研究述评·····	198
面向新世纪的《三国演义》研究·····	225
中国和日本：《三国》研究的回顾与展望·····	238
国际汉学热中的《三国演义》研究	
——答马来西亚《东方日报》记者问·····	262
就《三国演义》与三国文化研究答学生问·····	279

目 录

人物形象/ 297

深入底蕴，实事求是——古典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研究之我见·····	298
忠贞智慧，万古流芳——论诸葛亮形象·····	302
诸葛亮形象三辩·····	313
为诸葛亮析疑辩诬·····	324
高风亮节，百代楷模——论诸葛亮的人格魅力·····	337
明君与枭雄——论刘备形象·····	352
民族文化孕育的忠义英雄——论关羽形象·····	364
用市民意识改造的英雄——论张飞形象·····	375
论 赵 云·····	385
论 魏 延·····	397
阿斗与姜维·····	409
诸葛亮的接班人——蒋琬·····	417
略论“为曹操翻案”·····	428
再论曹操形象·····	439
论 孙 策·····	450
孙权二题·····	457
周瑜与小乔·····	464
张昭与陆逊·····	472

论 陈 宫.....	479
貂蝉二题.....	488

改编新创/ 493

在“尊重”的前提下谈改编.....	494
《三国》电视剧面对的五大矛盾.....	498
三问电影《赤壁》.....	504
名著改编的几个问题——以新版《三国》电视剧为例.....	514

传播影响/ 527

“三国文化”概念初探.....	528
三国文化与巴蜀.....	535
三国文化与成都.....	543
蜀汉政权与罗江.....	551
努力打造川陕三国文化旅游精品线.....	558
精心培育汉水流域三国文化带.....	568
蒲松龄的三国题材著述.....	582
《全图三国》与三国文化.....	590

附 录/ 597

沉潜《三国》，探求真知——我的古代小说研究.....	59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源流探析

《三国志》与《三国演义》关系三论

史书《三国志》与小说《三国演义》的关系，历来为《三国演义》研究者所重视。叙述《三国演义》成书过程的论著，虽每每都会涉及这一关系，但大多浅尝辄止，语焉不详，其间不乏含糊之论。本文在立足于对资料的全面把握，深入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基础上，主要提出三点见解。

一、《三国志》是《三国演义》最重要的史料来源

对《三国演义》成书有直接影响的史书，主要有《三国志》（包括裴松之注）、《后汉书》《资治通鉴》《通鉴纲目》。其中，《通鉴纲目》的材料基本上来自《资治通鉴》，其突出特点主要是在思想倾向和编纂体例上自成一家，并对《三国演义》产生影响，因此这里暂且不列入比较范围。那么，在其余三书中，究竟哪一部在史料的提供方面对《三国演义》的作用最大呢？要回答这一问题，必须对《三国演义》的情节进行实事求是地考察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既然是考察《三国演义》情节的史料来源，那些基本出于虚构甚至纯然虚构的情节自然不在此列。试看以下诸例。

通过上述具体情节的对照分析，可以清楚地看出：在这些史书中，《三国志》（包括裴注）乃是《三国演义》最重要的史料来源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就为小说《三国演义》提供史料而言，陈寿的《三国志》本文往往不及裴松之的注。这是因为，裴松之作注，不同于一般的侧重训诂、名物、典章的典籍注释，而是“务在周悉，上搜旧闻，傍摭遗逸”^①，尽可能地“求全”，以发挥补阙、备异等多种作用。因此，他采用的史料中，有相当部分是陈寿没有看到的（包括在陈寿身后出现

^①（刘宋）裴松之：《上〈三国志注〉表》。

《三国演义》情节	《三国志》(含裴注)	《后汉书》	《资治通鉴》	结论
第1回:装病诬叔	《魏书·武帝纪》裴注引《曹瞒传》记载此事。	未涉此事。	未及此事。	依据《三国志》(含裴注,下同)。
第2回:怒鞭督邮	《蜀书·先主传》记载,裴注引《典略》所记更详。	未涉此事。	未及此事。	依据《三国志》而移花接木,将鞭督邮者由刘备改为张飞。
第4回:董卓废少帝,立献帝	所宣废立策文,见《三国志·董卓传》裴注引《献帝起居注》。	《后汉书》之《灵帝纪》《献帝纪》均不载此策,《董卓传》叙及此策,仅引一句。	据《后汉书·董卓传》。	依据《三国志》。
第4回:捉放曹	《魏书·武帝纪》及裴注引王沈《魏书》《世语》。	未涉此事。	据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及裴注引《郭颁世语》,未及杀吕伯奢家人事。	依据《三国志》。
第6回:孙坚得玉玺	《吴书·孙破虏传》裴注引韦昭《吴书》:“(孙)坚入洛,扫除汉宗庙,祠以太牢。坚军城南甄官井上,旦有五色气,举军惊怪,莫有敢汲。坚令人入井,探得汉传国玺,文曰‘受命于天,既寿永昌’,方圆四寸,上纽交五龙,上一角缺。初,黄门张让等作乱,劫天子出奔,左右分散,掌玺者以投井中。”	《后汉书·袁术传》注引韦昭《吴书》:“汉室大乱,天子北诣河上,六玺不自随,掌玺者以投井中。孙坚北讨董卓,顿军城南,甄官署有井,每旦有五色气从中出,使人浚井,得汉传国玉玺,其文曰‘受命于天,既寿永昌’。”	卷六十,初平二年:“(孙)坚进至洛阳……乃扫除宗庙,祠以太牢,得传国玺于城南甄官井中。”	依据《三国志》。

续表

《三国演义》情节	《三国志》(含裴注)	《后汉书》	《资治通鉴》	结论
第 17 回:割发代首	《魏书·武帝纪》注引《曹瞞传》:“常(崇)出军,行经麦中,令士卒无败麦,于犯者死”。骑士皆下马,付麦以相持。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,敕主簿议罪;主簿对以《春秋》之义,罪不加于尊。太祖曰:“制法而自犯之,何以帅下?然孤为军帅,不可自杀,请自刑。”因援剑割发以置地。	未涉此事。	未及此事。	据《三国志》而有增饰。
第 18 回:拔矢啖睛	《魏书·吕布传》:“建安三年,布复叛为术,遣高顺攻刘备于沛,破之。太祖遣夏侯惇救备,为顺所败。”《夏侯惇传》:“惇从征吕布,为流矢所中,伤左目。”注引《魏略》:“军中号惇为盲夏侯。”	《后汉书·吕布传》:“建安三年,于布遂复从袁术,遣(高)顺攻刘备于沛,破之。”曹操遣夏侯惇救备,为顺所败。	建安三年:“吕布复与袁术通,遣其大守雁门张辽攻刘备;曹操遣将军夏侯惇救之,为顺等所败。”	据《三国志》而有增饰。
第 19 回:白门吕斩布	《魏书·吕布传》:“布与其麾下登白门楼。兵围急,乃下降。遂生缚布,布曰:‘缚虎不得,今已服矣。’布请曰:‘明公所患不过于布,天下不足定也。’明公将步,玄德、卿为坐上客,我为降虏,绳缚我急,独不可一言邪?’,操笑曰:‘缚虎不得不急。’乃命缓布缚。刘备曰:‘不可。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、董太师乎!’,操颌之。布曰:‘大耳儿最叵信!’……布及宫、顺皆缢杀之。”	《后汉书·吕布传》:“布与麾下登白门楼。兵围之急,乃下降。布见操曰:‘何今日已往,天下定矣。’操曰:‘不过以言之?’布曰:‘明公将骑,明公将步,天下不足定也。’顾谓刘备曰:‘玄德,卿为坐上客,我为降虏,绳缚我急,独不可一言邪?’,操笑曰:‘缚虎不得不急。’乃命缓布缚。刘备曰:‘不可。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、董太师乎?’,操颌之。布曰:‘大耳儿最叵信!’……布及宫、顺皆缢杀之。”	据《后汉书·吕布传》。	据《三国志》而有增饰。

续表

《三国演义》情节	《三国志》(含裴注)	《后汉书》	《资治通鉴》	结论
第 20 回:许田打围,关羽欲诛曹操	《三国志·蜀书·关羽传》裴注引《蜀记》:“初,刘备在许,与曹公共猎。猎中,众散,羽劝备杀公,备不从。”裴松之曰:“羽若果有此劝而备不肯从者,将以曹公腹心亲戚,实繁有徒,事不宿构,非造次所行;曹虽可杀,身必不免,故以计而止。”	未涉此事。	未及此事。	依据《三国志》而有所增饰。
第 23 回:裸衣骂曹	未及此事。	《后汉书·祢衡传》:“(孔)融既爱衡才,数称述于曹操。操欲见之,而衡素相轻疾,自称狂病,不肯往,而数有恚言。操怀忿,而以其才名,不欲杀之。闻衡善击鼓,乃召为鼓史,因大会宾客,阅试音节。……衡……裸身而立,徐取琴牟、单统而著之,复叁挝而去,颜色不怍。……衡乃著布单衣、疏巾,手持三尺棰杖,坐大营门,以杖捶地大骂。……操怒,谓融曰:‘祢衡竖子,孤杀之犹雀鼠耳。顾此人素有虚名,远近将谓不能容之,今送与刘表,视当何如。’于是遣人骑送之。”	未及此事。	依据《后汉书》而有所增饰。

续表

《三国演义》情节	《三国志》(含裴注)	《后汉书》	《资治通鉴》	结论
第 29 回:孙策之死	<p>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讨逆传》：“先是，策杀（许）贡，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。策单骑出，卒与客遇，客击伤策。创甚……至夜卒。”裴注引《江表传》：“策性好猎，将步骑数出。策驱驰逐鹿，所乘马精骏，从骑绝不能及。初，吴郡太守许贡上表于汉帝曰：‘孙策骁雄，与项籍相似，宜加贵宠，召还京邑。若被诏不得不还，若放于外，必作世患。’策候吏得贡表，以示策……策即令武士绞杀之。贡奴客潜民间，欲为贡报仇。猎日，卒有三人即贡客也。策问：‘尔等何人？’答云：‘是韩当兵，在此射鹿耳。’策曰：‘当兵吾皆识之，未尝见汝等。’因射一人，应弦而倒。余二人怖急，便举弓射策，中颊。后骑寻至，皆刺杀之。”</p>	<p>未涉此事。</p>	<p>卷六十三，建安五年：“初，策杀吴郡太守许贡，贡奴客潜民间，欲为贡报仇。策性好猎，数出驱驰，所乘马精骏，从骑绝不能及，卒遇贡客三人，射策中颊，后骑寻至，皆刺杀之。策创甚……丙午，策卒。”（据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讨逆传》裴注引《江表传》）</p>	<p>据国依《三国志》。</p>
第 34 回:马跃檀溪	<p>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注引郭颂《世语》。</p>	<p>未涉此事。</p>	<p>未及此事。</p>	<p>据国依《三国志》。</p>

的),也有相当部分是陈寿虽然看到却不采用的。这些史料,表现了史实的丰富性、生动性和多样性,其中包含不少的小说因素。例如,关于曹操杀吕伯奢全家一事,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正文不着一字,裴注却连引王沉《魏书》、郭颁《世语》、孙盛《杂记》的三条材料,从不同角度记叙此事,生动地表现了曹操的性格和事发时的心态。罗贯中着重采用后面两条材料,进行艺术描写,并做了两点强化:一是将史料中并不在家而没有被杀的吕伯奢,写成为款待曹操而出门沽酒,归途中也被曹操杀害;二是将史料中曹操杀人后“凄怆曰:‘宁我负人,毋人负我!’”强化为“宁教我负天下人,休教天下人负我!”大大凸显了曹操知而故杀的不义色彩和强词夺理的蛮横行径,从而有力地揭示了曹操极端利己主义的本质。类似情况,还有很多。因此,我们肯定《三国志》“是《三国演义》最重要的史料来源”时,不应将其都归功于陈寿;在很多时候,裴松之注起了更多的作用。

二、《三国志》并未为《三国演义》提供叙事结构框架

尽管《三国志》(包括裴注)为《三国演义》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,但作为一部纪传体的史书,它以人物传记为主,重在记叙各种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平业绩,而表现历史的总体面貌和各个局部的互动关系则非其所长,同一事件往往分散记载于多篇纪传中,其前因后果往往不够明晰,有时甚至互相抵牾。因此,它也不可能为小说《三国演义》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框架。承担这一任务的,主要是编年体史书《资治通鉴》。

试以《三国演义》中最精彩的情节单元“赤壁大战”为例。《三国志》有关赤壁大战的记载显得很零乱,有关材料分散于《魏书·武帝纪》,《蜀书》之《先主传》《诸葛亮传》,《吴书》之《吴主传》《周瑜传》《鲁肃传》《黄盖传》等不同人物的《纪》《传》中,不仅头绪不够清晰,而且某些关键之处还彼此矛盾。先看《魏书·武帝纪》: